

鐵

厓

詠

史

註

鐵厓咏史註卷之四

目錄

喬家壻

合肥戰

藍田王

亂宮奴

遇敵即倒戈

王孝子

王夢莪

夕陽亭

撫床奴

繫尾狗

負阿母

金谷步障歌

綠珠行

玩鞭亭

墻燕

佛念兒

緇衣相

筆頭奴

樵薪母

噫賸君

宋忠臣

黃羅衣

破面鬼

斷舌鬼

外兵子

死城陽殺寇祖仁

太平寺主

杖頭三語

些龍子詞

育老公

黃花詞

菖蒲花詞

齊博士

田鵬鸞

刺瓜詞

補梁毗

鴟酒來

鐵厓咏史註卷之四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瀍西瀕註

馬以智貞一

何載型效仁 訂

喬家壻

并序

烏林之捷歷代史論為江東君臣之頌予猶惜江東之君志與賊不俱生而諸將討賊之心猶未一也肅為贊軍而先歸寧自將兵而入夷陵蒙又為寧分兵而出普恃久將為左右督且與瑜不睦也賊陷大澤中可擒不擒也下令購賊首軍中獨無

送首至者耶讀史至此為之掩卷懊嘆

喬家壻真奇才紫旗青蓋湖頭來南風一箭火鴉發鼙鼓
震天如怒雷焦兵爛馬連營倒老奸失脚華容道當時兵
忌蹶上將弩末何能穿魯縞伏龍料敵非空談瞞首合貯
江東函贊軍一歸何太速左右督心二三巴西健兒解追
賊徑取夷陵未奇特千金無令購瞞首走馬窮途搯可得
三軍飲酒氣如虹南山作豆江作鍾子布文表兩幘婦周
公魯公獲劍雄斫紫龍刀第一功

吳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周瑜傳
曹公入荊州劉備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等并力逆
曹公遇於赤髀曹公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
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

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
 頃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山陽公
 載記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
 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蜀志諸
 葛亮傳亮說權曰曹操之衆遠來疲弊此所謂强弩之
 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吳
 志魯肅傳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畧曹公破走肅即
 先還程普傳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周瑜傳
 瑜與程普不睦甘寧傳已郡臨江人也隨周瑜拒破曹
 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取夷陵呂
 蒙傳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攻寧寧困急使使
 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諸將曰留凌公績蒙與
 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江表
 傳權召羣會議張昭素松等猶豫不能決又權拔刀所
 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當迎搯者與此案同又權曰
 子布文表諸人各碩妻子扶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
 子敬與
 孤同耳

合肥戰

君不見當陽坂決死敵百萬敵兵不敢邁又不見逍遙津
萬軍力窮兵不敢一戰紫髯郎青游韁危橋斷板馬不驤
監谷利真王良大船椎牛稱萬歲賀齊獲淚啼浪浪

當陽坂見卷三的盧馬吳志甘寧傳從攻合肥寧從權
逍遙津北吳主傳權征合肥為魏將張遼所襲權乘駿
馬越津橋得去獻帝春秋張遼問吳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言
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言
不早知之急追自不得舉軍歎恨江表傳權乘駿馬上津
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板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
利於後着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谷利者本左右給使
也以謹直為親近監權愛信之賀齊傳齊率三千兵在
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
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願以此為
終身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
慙謹以刻心非但書諸紳也

藍田王

予讀諸葛恪出師諭未嘗不悲其志而哀其身至
於石岡之慘也論者多以恪志大取族不逃父瑾
之言又以吳主之詔不當立碑皆成敗論人耳昔
者周公流言之變霍光謀逆之誣二公幸賴成昭
之明以免受周霍之任不遇明主遂罹大患使出
師之諭不能終西朝叔父討罪之志恪之不幸也
故予以春秋法原其心為賦藍田玉哀之

藍田玉讐殺韓都督捷書未到漢成都殺身以議張光祿
老馬身死王凌誅曹家厄會遼投虛夜讀叔父出師表飲
馬河洛宜長驅兵頓新城非迫促宗廟神靈未徼福一日

誓死百世知至今壯士為痛哭 重此之曰

悲風發兮石子岡犬啣衣兮惶惶葦衣篋帶人不亡吳兒

野祭淚滂滂西朝侍中兄弟行一門忠孝同耿光

先生自註諸葛

瞻之死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予於恪亦云

諸葛恪傳恪以丹陽山陰自求乞為官父瑾聞之嘆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又恪與弟融書曰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國之託又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橋橋壞絕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為魏前軍督亦斬之魏志少帝紀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事覺伏誅母邱儉傳表曰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諸葛恪傳明年春復欲出兵諸大臣以數出罷勞同辭諫恪乃著論諭衆曰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又曰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嘆息也又曰若一朝隕殘志盡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

可思於後又恪園新城攻守連月城不下又孫峻因民之多怨構恪欲為变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嚴畢趨出犬街引其衣還坐復起犬又街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劍履上殿酒數行峻起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先是童謡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鈎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鈎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鈎落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篋束其腰授之此岡江表傳朝臣有乞為恪立碑以銘其勲績者盛冲以為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冲議為是遂寢

亂宮奴

亂宮奴錦襜褕淫如秦嫪毐驕如馮子都春風永巷花龍駒內家官爵賤如土昨夜宮奴官上柱葦衣篋帶血魂啼石子岡頭天嘯雨桓桓虎將吞熊貔燕席豈受宮奴欺虎

將死作椎鬼夢中擊奴奴不起

吳志孫峻傳峻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嫪毒見卷一文信侯漢書霍光傳光愛監奴馮子都及顯寡居與子都亂孫峻傳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又峻夢為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

遇敵即倒戈

黃旗張紫蓋舉荆揚之君得天下

禹

萬或兒立彭祖大軍

堂堂出牛渚雪滿山水滿河望敵不來我奈何敵一來我

倒戈

吳志嗣主傳孫皓一名彭祖封烏程侯萬或為烏程令與皓善稱皓才識明斷於是遂迎之江表傳丹陽刁元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座數事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謡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

道而上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披甲持仗
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
倒戈耳

王孝子

王孝子魏三公崔入幕鯉躍水叶孝子可移臣子忠而况

三老北面天子尊辟雍何司徒荀僕射九錫王前相率拜
孝子龍鍾亦長揖爵號同升在三太三太何足尊不若健

為李孝孫

晉書王祥傳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
求之冰忽自解獲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
十飛入其幕高貴鄉公即位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
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武帝踐祚拜太保進爵為
公通鑑綱目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共詣晉王
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祥曰王公相

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乎及入顓拜
祥獨長揖孝友傳李家字令伯犍為人也泰始初詔徵
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遂不應命

王蓼莪

并序

吾嘗讀伍子鞭平王之屍此孝子鉅痛惟知有父
讐不知有君矣使君殺父當其罪也孝子猶欲身
代父命況殺無罪而孝子之痛能已乎又况君不
君為國之賊如司馬昭者乎王衷痛父殺於昭未
嘗西向坐廬於墓側旦暮攀柩悲號柩為之枯烏
乎衷之痛即員之痛也為賦續蓼莪二章

哀哀我父今生我劬勞我父何罪今呼天以號涕落草木

兮草木為我槁

叶平聲

西隔日兮東飛雲父貽我讐兮讐豈我君我懷我痛兮我

思伍員

夕陽亭

夕陽亭馬超超車驅驅問高貴今何如夕陽亭行且止白

沙一陣南風起千載髑髏夜生齒項城大府攝鬼豪論功

闕

音掘

剪當塗高中書小兒既有罪夕陽老魅誅何逃於乎

桐宮空斃金屑竿駕為楹中牛繼馬

晉書賈充傳氏羌反叛詔以充都督秦涼二州充自以為失職百僚謂於夕陽亭荀勗私馬充以憂告勗曰是役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煩駕而自留矣勗因言充女宜配儲官帝納其言遂不西行賈皇后傳后諱

南風莊子至樂篇莊子之楚見空謁謁資治通鑑魏高
貴鄉公甘露二年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六月
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邱頭注
是役也司馬昭改邱頭曰武邱以旌武功愷懷太子傳
賈后矯詔使黃門孫慮害太子太子不肯服藥慮以藥
杵椎殺之賈皇后傳趙王倫矯詔齎金屑酒賜后死元
帝紀初元石圖有牛經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
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
而共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
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撫床奴

撫床奴伊霍子密封事幾掣肘伊霍死彤倫起短青鬼聾

天耳

晉書衛瓘傳惠帝之為太子不能親政事會晏凌雲臺
瓘託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耶
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
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

後遂使楚王琚矯詔誅璫賈
后傳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

繫尾狗

不自了我當了阿適醉書那可曉青兎未死金墉城張阿
衡詔空矯繫尾狗付梁趙

資治通鑑賈后有害太子意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
聽劉卞以賈后之謀問張華華曰不聞卞曰公居阿衡
廢賈后於金墉城而黃門力耳華曰是以不孝示天下
也成可必乎賈后乃稱帝不豫召太子以帝命賜太子
酒三升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
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太
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
帝帝召公卿以太子書示之曰適書如此令賜死議至
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乃表免為庶人趙王倫討賈
后遣齊王冏將百人排閤而入是時梁王彤亦預其謀
后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
繫其尾何得不然遂廢后倫乃執張華等皆斬之

負阿母

潘黃門乾沒不知止矯詔作書附青鬼秋興堂中違母旨
凶會忝不先後黃門殉死石家友負阿母

資治通鑑孫秀嘗為小吏事黃門侍郎潘岳岳屢撻之
衛尉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隙崇有愛妾曰
綠珠孫秀使求之崇不與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為
亂收之初潘岳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
乎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與崇建皆族誅晉書潘岳
傳岳被收石崇已送在市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
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
首同所歸遂成其識

金谷步障歌

金谷水派銀河流金谷峙據三神邱太僕卿君十二樓花
草不識人間秋蜀江染絳紅五色紫鳳銜絲終夜織翦斷

鯨濤三萬尺天女江妃不敢惜明珠量斛買娥眉時時玉
笛障中吹紅鸞翠鵲飛在地香塵跼跼凝流脂野鷹西來
歌吹歇踏錦未收風雨裂樓前甲士屯如雲樓上佳人墜
如雪嗚呼董家郿塢金成泥鬼燈一點燃空臍何用爾只
須豆粥與萍蘂不見祇今金谷底野花作障山禽啼

晉書石崇傳崇字季倫生於青川故小名齊奴拜太僕
出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
都帳飲於此焉與貴戚王愷以奢靡相尚愷作紫絲步
障四十里崇作錦步帳五十里以敵之武帝每助愷嘗
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
之應手而碎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有三四尺者六七株
如愷比甚衆又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萍
蘂崇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如飛禽愷絕不能及
每以此三事為恨後漢書董卓傳卓築塢於郿號曰萬
歲塢積穀為三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

以畢
老

綠珠行

主家高樓起金谷買妾不惜真珠斛美人買得一片心不
買青眉與明目手持玉笛吹鳳凰誓 蕭史獲頡頏樓頭
侍宴宴未徹甲光一片樓頭雪神珠一點擲畫欄化作流
星光不滅嗚呼珊瑚步障裂行人弔珠在古井井中照見
青天月石家妾石家哭二十四人金谷友吐叶八驕道旁拜
方履

太平廣記今白州雙角山下有綠珠井昔梁氏之女有
容貌石崇使交州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
焉汲飲者必誕美女里閭以美女無益遂以石填之晉
書石崇傳崇有婢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

之崇時在金谷別館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
所擇使者曰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
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崇正宴
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日為爾得罪綠珠
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又崇與潘岳
誦事賈謐謐曰二十四友廣成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
塵而拜

玩鞭亭

溫庭筠曰湖陰曲一曰荆臺老姥曲

湖陰遙目見夜製袞龍衣乳鷹待人哺妖鳳隨人飛夢中
金烏天上墮荆花老姥話黃鬚金鞭已脫巴賓馬天木梟
南桁太寧天子日重光

溫庭筠湖陰曲序王敦舉兵至湖陰明帝微行視其營
伍由是樂府有湖陰曲而亡其詞因作而附之晉書明
帝紀王敦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須駿馬微行至
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書

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姬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來騎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姬姬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為信遠而止不追帝僅獲免又贊曰命箠荆莖王敦傳潘滔見敦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又敦無子養兄舍子應又敦以流充錢鳳為謀主又俄而敦死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埋於廐事中既而錢鳳沈充並傳首京師乃發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跪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桁

墻燕

墻裏燕不出墻墻外旗竿如插墻墻裏燕飛出墻不使枉殺墻外百萬黃口鷁墻裏燕何堂堂垂去夫稱燕王

晉書慕容垂傳慕容霸改名缺外以慕容御缺為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譏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為名焉慕容辭

白願作牆內燕高飛出
牆外太元八年稱燕王

佛念兒

十歲兒童之奇遭罹家難投死若歸十歲兒能處死銜璧
走尸欲何為

通鑑綱目秦主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
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
念登宮牆自投死泓
乃降送詔建康斬之

緇衣相

緇衣相高殷公車如壘馬如龍宏輔曇首不當中百客日
日談清風冠顛履倒更加女侍中

資治通鑑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
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方

筵七八座上恒滿琳著高履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顗詣之過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見晉文帝元嘉三年宋書王華傳王宏輔政而弟曇首為太祖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

筆頭奴

筆頭奴社稷臣匿肥馬給罷驎弗願人主盤於畋叶主欲殺已而賜裘一襲馬十匹麋與鹿前陳索牛車牛車不允帝不瞋筆頭奴社稷臣佛狸主堯舜君

資治通鑑魏主畋於西河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瑩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常以筆目之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於遊畋畋其罪小不脩不虞其罪大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為國遠慮雖死何傷帝聞之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他日

魏主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五百乘
運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
如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帝曰果如吾言筆
公可謂社稷臣矣南齊書魏拓跋氏燾字佛狸謚太武

樵薪母

蔚宗之不孝罪已足滅身況以輕薄之伎謀不軌
為亡身之具哉為賦樵薪母以代史誅

樵薪母悖逆兒艷妻光妓肉成帷悖逆兒善文史反書詆
跼將誰理悖臣逆子兩當死繫頸教教曷施妓妾語涕漣
漉夏侯同色果誰欺

宋書范蔚宗傳蔚宗以謀反伏誅收蔚宗家樂器服玩
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惟有一厨盛樵薪
又熙先聞蔚宗不服笑曰凡諸處今符檄書疏皆范所
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跼耶抵跼即抵諱又蔚宗在

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鹿同夏侯色蔚宗家人悉至市
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
老今日奈何仍以手繫蔚宗頸及頰蔚宗顏色不忤妹
及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同夏侯色蔚
宗收淚而止謝
綜蔚宗之甥也

噫賡君

真天子法興死賡之君懷諫臣妻姑主逆人倫啖鬼目綜
虐用人竹林射鬼鬼殺身噫賡之君今幾人

資治通鑑廢帝幼而猜暴戴法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
所為如此欲作營陽耶帝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見賜
與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見恨之帝使願見於外察聽
風謠願見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子法興真
天子官為賡天子帝遂賜法興死考異曰宋書作應天
子宋畧作鴈天子按字書賡偽物也韓愈詩曰居然見
真賡書或作鴈今從宋畧又帝每出常與山陰公主同
輦山陰公主帝姊也遣駙馬都尉何戢尤滌恣嘗謂帝

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又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塞漬之謂之鬼目粽又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保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帝與羣巫及綠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

宗忠臣

粲守石頭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石頭城
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臣子之忠不忠者白
此謠矣夫死節聖經所取裴子野之論以袁景倩
蹈匹夫之節則宋之死節臣蔑矣粲之死骨香萬

代淵輩之生臭狐腐鼠耳雖壽至頤期何取哉

宋忠臣袁粲死石頭謠司國是立傳何須沈穢史

通鑑綱目宋中書監袁粲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又道
成遣戴僧靜等攻粲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
能支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
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
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石頭城傳為袁粲
死不作褚淵生裴子野論袁景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
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
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
孟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劉向新序楚莊王問
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綱目齊詔太子
家令沈約撰宋書約疑立袁粲
傳齊主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黃羅衣

上寢疾急召褚淵入見上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名

卿欲使卿着黃羅耳

黃羅者乳母服

吁奉璽勸進之賊何

以受此託耶

黃襪衣老乳母走入齊宮奉璽綬乳兒千人英悔不射佳

射壘

資治通鑑帝嘗直入領軍府時盛熱蕭道成畫卧裸袒帝立道成於室內畫腹為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歛衽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壘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髀箭射之帝乃更以髀箭射正中其脅殺子大英帝驚悟王昱也

破面鬼

破面鬼破面何以生宰相不才能廢昏而立明潘吾父

梅吾兄大司馬園宮城黃油裹額金蓮絞頸二十四年齊

鐵崖咏史註

卷四

三

鼎傾霍子孟真阿衡

南齊書徐孝嗣傳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葉孝
嗣容色不異沈文季傳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
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既擲面破曰作破面鬼昏東昏
侯寶卷也東昏溺愛潘妃嬉遊無度呼潘寶度為阿父
梅蟲兒為阿兄大司馬蕭衍也綱目寶卷悉以軍事委
王國珍國珍及其副張稷穢寶卷以黃油裹寶卷首送
詣石頭以宣德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以衍為大
司馬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領軍王茂茂曰亡齊
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并誅之齊書東昏侯鑒金
為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斷舌鬼

沈約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童
於天稱禪代事不由己出約有勸衍之言曰豈復
有人乃更同公作賊懷中詔書豈它人為耶衍曰

成帝業者卿也則知斬舌之劍不錯也

斷舌鬼禪代不由己懷中之書衍風旨巴陵王為誰死赤章詭天天可詭

梁書沈約傳約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又高祖勲業既就天人允屬約進曰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已終莫不云明公其人也識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高祖曰吾方思之對曰時事難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乃更同公作賊高祖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高祖召范雲謂曰我起兵於今三年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已陵王和帝也綱目梁主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頷之乃使鄭伯禽摺殺之

外兵子

予讀宏景臨終預制詩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
此逆告梁祚之覆也其胡笳詩云百年四五帝終
是甲辰君乃吾元天歷君之終識也異我其言符
於千十百年之上宏景之先見何其神耶殆有術
數矣

外兵子仙家郎明星算象步陰陽渾儀三尺包元黃神符
秘訣緋候叅機祥水丑木成梁單于逆見宮昭陽胡笳天
歷其神不可量仙家郎瞳已方斷舌鬼安得招致談羲皇

梁書侯景傳先是丹陽陶宏景自為詩曰夷甫任散誕
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大同末士人競
談元理不習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陽殿陶宏景胡笳詩
自戾飛天歷與奪徒紛紜百年三五代終是甲辰君梁

書處士傳宏景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著帝代年歷
又嘗造渾天象義師平建康聞議禪代宏景援引圖讖
數處皆成梁字雲笈經眼方者壽千歲陶隱居末年眼
有時而方處士傳沈約為東陽太守高其志節累書要
之不

至
附委宛餘編宋高祖劉裕丁巳生庚申即位後至陳隋
兵以丙午渡江江南亡趙宋太祖丁亥生庚申即位至
高宗徙都錢塘元兵以丙午渡江江南亡楊維禎云宋
太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元太祖之降年與建國
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平江
南於乙亥丙子元平宋亦同

死城陽殺寇祖仁

城陽王徽走抵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
所引援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令逃
於他所使人於路殺之送首於爾朱兆兆忽夢徽

謂已曰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
取之兆覺之掩捕祖仁如其數徵之祖仁家舊有
金馬盡陪償兆猶以不足數懸其首高樹用大石
墜其足死予讀而悲之曰誰謂死者無知也死城
陽猶能殺祖仁世之謀人財戕人命者可為萬世
明鑒矣

寇祖仁大不仁一門三刺史出自城陽君城陽逃難夜叩
門殺之於涂取馬五十匹黃金一百斤城陽智不死夢告
爾朱我有金馬在舊臣徵陪其數數不敷殺祖仁

綱目魏僕射爾朱世隆反與汾州刺史爾朱兆遷
其主子攸於晉陽而弑之事在梁武帝大通元年

太平寺主

太清君虎之武婦之仁跛狗以噬何信信老公荷荷口無
津獅子座何用萬錢贖皇帝身太平寺主西方聖人

太清梁武帝年號梁書侯景傳天監中有僧寶誌曰涅
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噬人傷湏臾之間自滅亡起
自汝際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裏作獸
視掘尾狗子山家小兒皆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
室綱目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嘗言於高
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湏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
為太平寺主又梁主所求多不得飲食亦為所裁節憂
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又梁主捨身於同泰
寺群臣以錢一億萬贖表請還宮
三請乃許文中子佛為西方聖人

杖頭三語

錦幪老江東游符識三語在杖頭老蕭荷荷已入口幡蓋

禁中那得留君不見佛圖子狎石鷗預人家國言不休幾
陷柴山趙血髀

李白誌公畫讚錦幘烏爪獨行絕侶刀齊尺梁扇迷陳
語南史寶誌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傳燈錄寶誌禪
師徒耽執錫杖杖頭掇剪刀尺銅鑑或挂一兩尺帛時
或歌吟詞如識記齊建元中延之宮中禁師出入梁高
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跡拘塵垢神遊冥寂乃以俗士常
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神僧
傳寶誌每行遊市中其錫杖上嘗懸剪刀一事尺一枝
塵尾扇一柄剪刀者齊也尺者量也塵尾扇者塵也蓋
隱語歷齊梁陳三朝耳晉書佛圖澄傳石勒台澄試以
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芳色
曜目勒由此信之及季龍偕立傾心事澄有重於勒支
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石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為海
鷗鳥也趙血髀謂趙攬也石季龍傳時沙門吳進言於
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
龍於是使尚書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
土築華林園及長塙於鄴北廣長數十里塙攬等切諫

季龍大怒曰嗚朝
成夕沒吾無恨矣

此龍子辭

北齊和士開穢亂宮掖勢傾八貴琅琊王儼年十
三潛令子宜表彈之又令白琮雜他人文書奏之
上不審而可之儼誑庫狄伏連曰奉勅收士開伏
連執士開手曰今日有一大好事授以一函曰有
勅令王向臺遂就臺斬之斛律光撫掌曰龍子所
為固自不凡余猶悼宮中禍根未除陸令萱之請
不得遂卒為令萱所殺

此龍子悲獬臈肥腦滿事大奇十三能殺辟陽老尚恨

陸婦侍三司斛光不殺劉桃枝

北齊書恩倖傳世祖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槩又出入
卧內無復欺依遂與太后為亂及世祖崩彌自放恣琅
玕王儼忌之與領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御史王子
宜武衛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
秋門外并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其年七月二十五日
旦士開依式早參伏連前扼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
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勅令王向臺遣兵士防送禁於
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武成十二
王傳儼乃令于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
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
奉勅令領軍收士開又儼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
秋門帝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寔合萬死臣為是矯詔
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
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
刀帝後聞之戰慄又後主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
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凡人又帝駐馬
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前請帝曰琅玕王年少腸肥腦滿
所苦執其手擅引以前請帝曰琅玕王年少腸肥腦滿

輕為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
築辨頭良久乃釋之又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玕王聰
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
懷恐懼宜早為計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
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
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
血滿面立殺之
時年十四

育老公

祖珽欲立令萱為太后且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
女媧以來未之有也萱亦謂珽為國師及珽執政
與萱議同異乃諷中丞劾王子冲事連令萱夫育
公舌姆一體人也至立權地不能不相傾也育公
可畏哉為賦育老公二章

育老公饒舌姆盜天機觸天柱蔽我明月血流雨蔽月月
已苦蔽日不得照幽土

北齊書祖珽傳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又謠云高山崩樹舉育老公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育老公翁是臣多事老母以道女侍中陸氏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媼為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為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媼以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為國師國寶又陸媼穆提婆議頗同異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賄知其事連穆提婆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又珽因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

饒舌姆育老公國師國媼獲比隆一語不合意兩虎爭雌
雄國師不救地裂國媼不補天崩

黃花詞

柎壁閼丹邱網軒接瓊樓金人未成鑄玉冊竟為偶后裳
輝錦襦伶衣亂珠鮫典禮既乖違網維蕩無有百年神武
基勢落清觴酒嗟哉金湯固一朝拉枯朽

北齊書穆后傳後主皇后穆氏母名輕霄入侍中亦欽
道家奸私而生后小字黃花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
有幸於後主女侍中陸大姬知其寵養以為女立為皇
后童謡云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不久也

萼蒲花詞

黃花落萼花開勸君續命酒金琶聲若雷晉州古城鐵甕
裂大人石點燕支回玉鏡臺高畫眉未蟠蛇陣前看兒戲
馬上走戎裝褊衣上身何短長長風起華槁日落漳河道
為君始為君終萼花不如美人草

北齊書後主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
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
主惑之願得生死一處又周師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
州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又周師攻齊從
後主奔青州為周武所獲碧雞漫志雍州名山縣出虞
美人草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又曾宣子夫
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
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黃哲烏棲
曲可憐西子斷腸花
不及虞姬美人草

齊博士

熊安生齊國子博士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
問曰周帝重道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第不聽
拜引與同坐給安車以自隨予謂安生博士即叔
孫通輩爾其得為王蠋耶

齊國士虜入國掃門俟安車以隨不知恥天上人更宣旨
周主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宣旨慰
諭曰平齊之利惟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弼訪問
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即留內省三宿乃歸後以德林為
內史謂群臣曰我當日惟聞李德林名謂是天上人豈
意今得驅使之

田鵬鸞

齊主與穆后馮淑妃幼主等奔青州使內叅田鵬
鸞西出覘候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紹云已去計
當出境周人不信捶之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
支而死以大齊無一死節臣而區區內叅乃能為
主而死與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者豈不霄壤也

田鵬鸞一嬖令叶平聲非巨公大卿一死足以為國禎阿那

肱何以生

北齊書帝紀高阿那肱
召周軍約生致齊主

刺瓜辭

趙王招謀殺堅邀之過第引入寢室伏壯士於室
後堅左右皆不得入惟從祖弟宏與元胄立戶側
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因而刺之元胄急進
招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也叱使却胄瞋目
憤氣扣刀入衛招偽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為變扶
令上座如此者三招又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

不動聞室後有被甲聲遽扶堅下床趨出招將追
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
壬子堅誣招與越王盛謀反皆殺之元胄蓋樊將
軍後又有此人也獨惜其異日有反謀坐死有愧
於噲矣

晉六茹麟角兕平一四海天授之拔刀刺瓜歆何為樊噲
排闥沛公如廁元胄障門國相逸騎遷周鼎開皇基南北
再合車書同歸嗚呼畢王族趙王夷拔刀刺瓜歆何為

堅隋高祖楊堅也事見隋書元胄傳綱目周丞相堅殺
趙王招越王盛隋書高祖紀皇考從周太祖起義關西
賜姓晉六茹氏又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徧體
鱗起又畢王賢及趙陳等五王以天下之望歸於高祖

鐵屋咏史註

卷四

三

因謀作乱高祖執賢斬之

補梁毗

隋大理卿為安寧刺史凡蠻長以金多者為豪俊
遞相攻奪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毗置金座側對之
慟哭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
今將此物來殺我耶一無所受余為毗補哭金詞
汝金來叶我今與爾辭汝鋒不犀能斫我頸汝液不鴟能
折我肌金谷汝剝首金塢汝焚尸金兔汝滅族金牛汝喪
師我故與汝永訣誓不為安寧貪刺史寧為齊黔婁魯榮
啟期

事見隋書梁毗傳金谷見本卷金谷步障歌英雄紀董
卓塢有金二三萬斤金免見卷七金床免蜀王本紀秦
惠王欲伐蜀以路不通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
之以為牛能大便金蜀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
成道於是秦遂伐蜀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魯恭
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
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為卿又不就著書曰篇言道
家之務歸黔婁子莊子孔子遊泰山見榮啟期鹿裘帶
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為樂曰天生萬物惟人
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男貴女賤吾得為男二樂也生
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
者吾年九十是三樂也

鵠酒来

賊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取鵠酒来賊不許
自解練巾授賊縊死之初帝嘗以鵠酒自隨及亂
索酒不能得

鳩酒來酒不來永巷閣門門已開十二小兒衣濺血咫尺
抽戈猜阿孩破木衝錦纜斷潘郎不到流珠堂蕭娘已逐
行春館練帶巾髹榻板七寶焚衣孰長短

隋書煬三子傳趙王杲小字季子遇化及及杲在帝側
踣痛不已裴虔通使賊斬之於帝前血滿御服時年十
二又齊王暕小字阿孩化及作亂將犯蹕帝問顧謂蕭
后曰得非阿孩耶化及復令人捕暕暕時尚卧未起猶
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虞世基傳少
傳徐陵一見而奇之曰當今潘陸也煬帝蕭皇后傳及
宇文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寶建德突厥處
羅可汗遣使迎后於洛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延大
唐貞觀四年破滅突厥乃以禮致之歸於京師文四子
傳秦孝王俊有巧思為妃作七寶羃籬又俊所為侈麗
之物悉命焚之帝死蕭后
與宮人湊床板為帝棺

樓
淑荀似校

鐵厓咏史註卷之五

目錄

蒲山公

西夏賊

鄭沙門

糟粕胛

毒龍馬

阿鼠兒

破野頭

鄂國公

田舍翁

大健兒

唐奸狐

謝祐頭

長髮尼

武氏剪甲詞

匡復府

馮小寶

兄入甕

宏霸死

雨雪曲

鸚鵡折翼詞

机上肉

點壽郎

桑條韋

安樂公主畫眉歌

喬家妾

伴食相

胡眼大

五王毬歌

一足夔

陳濤斜

鐵厓咏史註卷之五

諸暨楊維禎庶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瀍西濱註

邱咸邦寧

金廷標海山訂

蒲山公

傳曰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密牛背所讀無他異書
乃項羽傳耳其識度陋矣既以羽始宜以羽終羽
不能與劉季爭天下僅勝陳涉密不能與世民父
子爭天下曾不勝楊元感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密
亦有一魏徵不能用密晚節歸唐而復叛稠桑之

及不如垓下之死已

蒲山公後師緱氏縣不讀黃石書乃讀項羽傳西楚王霸

天下蒲山公不能取關中尺寸土窮無歸稠桑在垓下

戶

隋書李密傳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新唐書李密傳煬
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
李寬子密又密感厲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
韜於牛挂漢書一帙角上楊素適見於道按轡蹕其後
曰何書生勤如此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隋書楊元感
傳司徒素之子也驍勇多力論者方之項羽新唐書魏
徵傳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
藏書輒稱善既聞所為促召之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
李密傳密來歸殊怨望未幾聞密故所部將多不附王
世充者高祖詔密以本兵就黎陽招撫經畧馳驅東至
稠桑有詔復召密密大懼謀叛熊州副將盛彥師擊斬
之李密傳贊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
連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元感亂密首勸取關中
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及也

西夏賊

建德為羣盜之劇觀其行事余不忍以劇賊目之
在鄉里時解所耕牛與貧無以為喪者已為一奇
少年起兵曰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以首來建
德曰奴殺主大逆也內之不可不賞賞則敗教將
焉用為遂殺奴反軌首余謂此舉暗合吾聖經不
納三叛以懲不義之旨光武有慙德矣推是心也
豈不可以有天下義士吾民耶虬髯子不起以是
所行拔諸家銃舉軌世克之群其不雄長何待不
使緇髮重譯而朝吾不信矣

西夏賊中夏才滑州奴殺主以首來斬奴反主首滑人響
應聲如雷西夏賊不識書不納三叛法暗符如何堂堂天
子乃爵蒼頭奴

新唐書竇建德傳宗城人獻元圭一景城丞孔德紹曰
昔天以是授大禹今瑞興之侔國宜稱夏建德然之又
鄉人衣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遽解牛與給喪事又滑
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
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為命殺奴而
反軌首滑人德之遂降密李密統蕭銑舉薛舉軌李軌
世充王世充也後漢書彭寵傳蒼頭子密
等三人因寵卧床斬寵詣關封為不義侯

鄭沙門

頽不樂仕進於世充謂其妻曰吾不幸遭遇亂世
側身猜忌之朝繫足危亡之地無以自全人生會

當有死早晚何殊遂削髮為僧世充大怒曰爾以
我為必敗欲苟免耶不誅何以制衆遂斬頰於市
余悲頰之避禍不如陸德明也

鄭沙門國大臣失身北面東都君東都之君老巫婢李下
桃間爭鼎位巨鏃斧大輻勢江淮咆哮十六虎明年面縛
我先知沙門脫身苦無所君不見東宮先生服已具何必
髡臚取絕脰

隋書李密傳世充國僊師守將鄭頰為其部下所殺以
城降世充唐書王世充傳御史大夫鄭頰丐為浮屠惡
其言殺之又陸德明傳王世充僭號封于元怒為漢王
以德明為師即其廬行求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僵
偃東壁下元怒入拜床垂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又
秦瓊傳叔寶歸王世充與程諶金計曰世充多詐與下

阮誓乃巫姬非撰亂主也十六
席謂段達單雄信朱榮之流

糟犯脚

朱榮初引陸從典顏愍楚為賓客其後乏食皆為
所嗽段確性嗜酒奉詔使朱榮乘醉侮榮曰聞卿
好嗽人人作何味榮曰嗽醉人如糟藏鼠肉遂收
確烹以嗽榮獸人不足誅也確以身試其牙吻糟
鼠之咱將誰咎哉

著作子舍人兒恭作朱家稀啖之一無遺段家醉夫危與
狎酒香已帶糟犯脚分殺身不能先殺烏將軍

通鑑綱目朱榮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間每破州縣食
其積粟將去悉焚其餘軍中乏食乃殺士卒烹婦人嬰

兒嗽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於
餒初以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慤楚為賓客
其後闔家皆為所敗又唐散騎常侍段確奉詔慰勞朱
祭乘醉侮祭曰聞卿好飲人作何味祭曰敗醉人正
如糟彘肉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為一頭奴耳復得敗人
乎祭烹食之奔王世充類纂開元中郭元振下第夜行
失道見一宅燈燭熒煌惟聞女子哭聲郭問之女曰妾
良家女也父母利鄉人之金醉妾此廟中云為烏將軍
神娶婦至二更當來郭憤然曰吾當殺此妖以救汝良
父車馬駢至將軍來郭出揖迎因拔佩刀斫其股將軍
失聲而走天明視之乃猪蹄也俄而父母至令鄉人逐
之至一古塚中一大猪無前蹄而斃女嫁郭為側室

毒龍馬

秦王與建成元吉射獵角勝上前建成以一胡馬
授世民馬駿喜蹶人不能御世民即乘以逐鹿馬
特蹶者三而世民乘之如常願謂宇文士及曰彼

欲以此斃我而我有命焉為賦毒龍馬

毒龍馬詭稱良能跳絕澗三丈強真龍西府天策將不足
東郎長林郎天策上將人中豪身騎天馬金拳毛露紫騄
青什代志翦剋群盜皆稱勞毒龍性空善蹶帳前嗷嗷不
為動三蹶三驅汗流血於乎毒龍馬荊州牛豈是六龍之
匹儔

綱目唐以秦王世民為天策將軍新唐書隱太子傳建
成等私募四方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人為宮甲屯
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長安志太宗六駿刻石於昭陵
北闕之下五曰拳毛騄平劉黑闥時所乘有石真容自
拔箭處嘗中九箭也金石錄太宗六馬其一曰拳毛騄
黃馬黑喙晉書桓溫傳曰聞劉景升千斤大牛噉芻豆
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
一穉特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

阿鼠兒

建成烝德妃高宗烝才人一類也才人入宮後與
帝同聽政帝居東間墾居西間謂之二聖使建成
得位則尹為武氏鼠為三思矣殺唐子孫豈止戕
一如晦而已哉

阿鼠兒黃頭豈春宮郎烝鼠女怙威作勢鼠變虎杜陵才
俊唐砥柱戎機新贊秦王府鼠投器肆無忌戕我砥柱諺
妾婢嗚呼春宮郎豈真主虬髯不起鄂不章二聖禍胎寧
在武

新唐書隱太子傳帝晚多內寵張嬈好尹德妃最幸親
戚分事宮府建成與元吉通謀內結妃御以自固巢王

元吉傳內連嬖幸與張嬖奸尹德妃淫亂建成傳秦王
府屬杜如晦騎過尹妃父門恚其傲率家童捽毆折一
指父懼即使妃前訴帝大怒詰王
曰兒左右乃凌我妃家况百姓乎

破野頭

唐公以義起兵當以大義率天下義旗所指無急
殺君之賊宇文化及是也貸而不問何以令閭中
之兵而動天下之豪傑也耶漢高為義帝發喪煬
帝不正於義帝乎天討之名乃使竊於李魏公凶
罔至長安又未聞率吏民大臨為之發流珠之殯
時裴寂劉文静蕭瑀輩以文墨議論左右曾無數
罪之言導其主於魏公之上噫此晉陽君臣不知

春秋之過也

破野頭父之悖君之讐內妻六宮外奴百職與諸侯請無沐浴臣書無董狐史乃令四夫勇發憤厲弓矢逆賊不討將何為伏下小兒徒假手元武門前未梟首

隋書李密傳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頭耳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贊也頭臣屬鮮卑從其主稱宇文氏故密罵云隋書宇文化及傳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孟才麥鐵杖子鐵杖戰死贈宿國公子孟才嗣沈光字總持吳興人時人號為肉飛仙通鑑綱目隋吳興太守沈發興聞字文化及弒逆舉兵討之沈發興武康人按所謂四夫勇發憤厲弓矢者指此魏公上表請討化及僅獲凶黨洪建於皇泰元罪終不可得

鄂國公

元武之變唐之存亡間不容髮吾不咎秦王而咎
高祖建大謀取天下者秦王也王當嗣高祖以妃
嬪之言立建成此禍端也酖酒之吐天命在秦王
矣高祖始議秦王封洛陽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
故事而又以婦言譖而止官府日以殺秦王為事
此周公之事不得行也況元吉謀殺建成上為
張尹不能無罪為國殺之吾於秦王乎何咎然扼
弓之險微敬德則秦王死林木之下一矢之捷徑
取凶首官府之譟者皆潰秦王見上於吮乳號慟
之頃此大唐天地重開之慶也故吾以回天第一

功歸敬德晉陽令及杜房諸臣吾不論也論者猶以推功同氣喋血禁門為秦王之咎可乎因賦鄂

國公詩

太白經芒占井鬼齊王字識奸天紀春宮酒吐血一升元
武門前伏兵起長林射落隻飛鴻將軍一箭回天功扼吮
太茅滅巢嗣吮乳小兒啼乃死凌烟閣鄂國公至今毛髮
生雄風嗚呼榆窠奪棚未足道回天之功唐大造

新唐書隱太子傳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進之王
暴疾給血數升帝謂秦王曰觀而兄弟終不相下同在
京師忽聞且深爾還洛陽行臺自映以東悉主之建天
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建成等因密使人說帝事果寢
俄而突厥寇遣太子薦元吉北討欲因其兵作亂秦王
乃密奏建成等與後宮亂因曰臣無負兄弟今乃欲殺

臣是為世充建德復仇帝大驚報曰旦日早叅張嬖好
馳語建成元吉屋明乘馬至元武門秦王先至以勇士
九人自衛建成元吉覺變遽反走秦王隨呼之元吉引
弓欲射不能發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尉
遲敬德傳隱太子死敬德領騎趨元武門王馬逸墜林
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敬德馳射殺之宮府兵屯元武門
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敬
德往侍不辭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為誰爾來何
耶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討之恐陛下不安
遣臣宿衛帝意悅於是敬德請帝手詔詣軍聽秦王節
度內外始定綱目上召世民世民跪吮上乳號痛久之
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傅奕傳太白蹕秦分奕奏秦王
當有天下巢刺王傳護軍薛寶以元吉字合之其文成
唐元吉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尉遲敬德傳
秦王獵榆窠單雄信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
信墜乃翼王出又其戰善避稍弓事不在榆窠奪糊之
張憲續論先生論敬德元武扼弓事不在榆窠奪糊之
下是矣憲謂敬德萬世功房杜諸人所不及者其在海
池宿衛乎當是時隱巢既死世民使敬德入衛敬德擇
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曰今日作亂者誰耶卿來此

何為使敬德不善應對豈不駭天下目而臨太宗於何地敬德對曰秦王以齊王作亂舉兵誅之遣臣宿衛耳於是上意乃安時宮府衛士戰猶未已敬德又請上出手勅使德秦王處今上從之然後定嗚呼孰謂敬德麤豪為武夫悍將其應對閒雅處決合義乃如此使敬德德麤豪如王敬則輩則拔刀跳躍事瀕及熱而白紗加首矣儻以此論備先生史斷之末

田舍翁

田舍翁之辭長孫后知之徵不知也使徵知之必有所對吾賦田舍翁代徵辭云

臣本山東農臣誠田舍翁臣少且孤師河汾公洗馬在東宮陛下功高正宸極忘臣射鉤引臣入帷中臣罪死受陛下喉舌有言不諱無言不從仁磨義勵奏陛下疏二百封

陛下許臣良臣誓為稷契不為比干與龍逢

得句褒鄂功下馬治臣之忠三四青錢米斗賤一十九人

刑園空舞慶善歌樂工老臣侍酒天開容胡為乎殺此田

舍翁陛下比臣諸葛亮諸葛本是南陽農田舍翁有桑土

翁歸耕饁以田舍婦下呼田舍兒不願尚貴主但願陛下

鴻名萬萬古無忘小白心在莒臣亦無敢忘飯牛在齊解

縛在魯

綱鑑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

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故后曰妾

乃悅宏簡錄王通傳家河汾又魏徵北面受業為新書

魏徵傳隱太子招為洗馬又徵乃展畫底蘊無所隱凡

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意者又徵頓首曰願陛下保

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
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又帝即位四年歲斷死囚二
十九錢至刑措斗米三錢又帝問徵與諸葛亮孰賢岑
文本曰亮才無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獨
朕躬欲致之亮舜雖亮無以抗又高昌平侍宴兩儀殿
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叔牙奉
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
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
得忘叔牙
之為人為人也

大健兒

太宗嘗曰當今名將惟李勣道宗萬徹而已勣道
宗雖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
徹自建成敗後嘗隱於終南山晚節再出乃為房
氏不肖子所陷君子惜之

燉煌有力士自稱大健兒氣吞黃狼轟義扶白鵲旗李家
春宮子去逐春宮起海池敵虬髯不識真天子天子親評
三大將鴨綠歸來肆驕宕快刀不斫兩牝妖臂足甘為群
鼠葬老荆盜弄金烏九手提血日夢中還何如短衣匹馬
射猛虎老死不出終南山

新書薛萬均傳本燉煌人弟萬徹事隱太子督宮兵戰
元武門謀而趨秦府示以太子首然後去亡之南山秦
王以忠於所事不之罪也尚丹陽公主加駙馬都尉太
宗嘗曰當今名將惟李勣江夏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道
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
貞觀二十二年帥師三萬伐高麗次鴨綠水以奇兵襲
大行涼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昵
甚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
國有變當與公共輔荆王謀洩下獄誅臨刑曰萬徹大
健兒安得坐遺愛殺之兩牝妖謂高陽巴陵二公主也

高陽公主傳下嫁房元齡子遺愛御史劾盜得浮屠辨
機金寶神枕自言主所賜主與遺愛獵見而悅之具帳
其廬與之亂已陵公主傳下嫁柴令武綱目永徽四年
房遺愛與薛萬徹柴令武謀奉制王元景為主以舉事
上令長孫無忌鞠之獲反狀吳王恪素為物望所向遺
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於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
元景恪高陽已陵公主並賜自
盡原註荆王自言夢手弄日頭

唐奸狐

敬宗武曌之鷹犬也初虞世基與其父善心同遭
賊害世基死世南甫畝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
生少年已為悖子宜其終老為奸臣太常謚繆太
史傳奸足為萬世戒矣

許老魅唐奸狐生不滅頂誅死謚繆不誣尚書郎黨奸暴

負法重負詔歐太史筆春秋第一奸錄錄堯

新書奸臣傳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又始虞世基與許善心同遭賊害封德彞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踊求生世為口實又咸亨初以特進致仕卒太常博士袁思古議謚曰繆其孫彥伯訴思古有隙詔更議博士王福時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綱目禮部尚書楊思敬請謚曰恭詔從之

謝祐頭

孝子不報仇孰愈秦娥休昊天難共戴厚地難共游黔州督剛且警夜重關驚失頂淋漓血書題謝祐孝子之家作溺血嗚呼刺客何其神荆軻豫讓為何人

新書太宗諸子傳曹王明母本巢王妃永隆中坐太子賢事降王零陵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則天皇后本

紀永昌元年四月甲辰殺零陵王俊綱目祐寢於平闇夜去其首及明子俊為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織器題云謝祐左延年詩秦氏有好女自名為文休休年十四五為宗行報仇

長髮尼

武氏之禍以天論者不敢咎天以人論者予敢咎文皇之不明不斷文皇既悟李太史在宮之言而又以疑似者置之以敗業何也晚年又以李勣為可託大事遂以太子治屬之而他日武氏之立使唐氏子孫殺戮殆盡者乃成於勣言嗚呼王氏后以妬引武入宮婦人小慧不足咎也李義府請立昭儀貢諛脫罪亦不足咎也所可咎者無忌與勣

為顧命大臣而敢負國如此雖然以文皇明並日月智如著龜既能以佳兒佳婦付遂良而又何取無忌與勣以間之也外戚元舅不當使之奸政亡賴賊徒不當以詐黜使治復收恩以用之遂使勣以陛下家事一語成其惡無忌雖救遂良未嘗力諫陽為不許而陰受其賂亦從之者耳此則文皇託孤非人可咎之尤者也余賦武尼詩既備見王后及無忌勣之罪而於太宗亦不能曰無罪云

長髮尼唐禍水殿上秉笏臣獠死大野子孫幾絕祀吁嗟乎人中猶甕中蛆何足誅請誅白髮山東人再誅齊公老

鳳奴文皇殿上去獻俘於乎文皇罪曰余

新書則天皇本紀父士驍年十四太宗聞其有色選
為才人太宗崩后削髮為比丘尼居感業寺高宗幸感
業寺見而悅之復召入宮久之立為昭儀李淳風傳太
宗得秘識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
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
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四十年
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
者多殺而逞子孫無遺類矣帝采其言而止高宗本紀
帝諱治李勣傳帝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
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
以事出之我死即宜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高宗立
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密訪勣答曰此
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勣疾諸子因以藥進
輒曰我山東農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寧就鑿求活耶
奸臣傳李義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
語賜珠一斗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福
忌著於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有刀又
以其柔而害物號曰人猫高宗王后傳廢后與良娣皆

為庶人武后令各杖之百別其手足投醲鹽中詈曰令
二嫗骨醉長孫無忌傳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作威鳳
賦以賜帝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帝領王曰曷許汝
矣宜即謝王乃拜於是遂定太子即位是為高宗欲立
武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
賜之昭儀為后後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
折拒后既立以無忌受賜而不職已銜之褚遂良傳帝
曰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先帝庶執陛下
手語臣曰佳兒佳婦今以付卿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
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遂良因置笏
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
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
命有罪不加刑乃左遷潭州都督
高祖本紀西魏時賜姓大野氏

武氏翦甲詞

武曠女文皇妃

叶

弱兼厥嗣雄其夫立周七廟滅唐諸孤

服袞冕執鎮圭

叶

郊祀上帝園丘之墟於乎黜牝晨之僭

洗磨聚之汚復子厥辟退老椒廬何用拜洛受圖禪少室
頌天樞雖不翦甲神其吐諸

新書則天皇后本紀天授元年九月丙戌立武氏七廟
於神都又永昌元年正月乙卯享於萬象神宮后妃傳
改服袞冕摺大圭執鎮圭書牧誓牝雞無晨牝雞之晨
惟家之索駱賓王討武曌檄陷吾君於聚磨本紀垂拱
四年十一月己酉拜洛受圖萬歲通天臘月丁亥禪於
少室山天冊萬歲元年四月戊寅建大周萬國頌德天
樞后妃傳武三思請作天樞紀太后功德以黜唐興周
制可使納言姚璿護作乃大裒銅鐵合冶之其制若柱
度高一百五尺八面而別五
尺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

匡復府

千載下讀史至李敬業以匡復廬陵為辭見駱賓
王檄文為之快誦三過至二李為賊后将兵魏元

忠劉知柔又為二李畫策則為唾罵宗臣儒輩不以討賊為義而以黨賊為忠吾不知其何心也敬業成敗君子勿論誠使敬業能用魏思溫之策以十萬勝兵乘天下人心之公憤直指河洛肅將天討山東豪傑無不響應廬陵可以復辟矣乃惑仲璋之言以金陵有王氣自謀巢穴而敗訖使思溫賓王殉戮獻俘於賊牝之庭此千載忠臣義士之所悲也

慘紫帳中妖牝啼廬陵下殿黃臺西二三義士謀大舉揚州都督開三府勝兵一聚十萬餘山東豪傑爭相呼金華

駱子哀六尺檄文一紙春秋筆帳前天授韜略師韜略不
用將何為空令玉鈐誇賊選魏郎劉郎雙桀犬

新書徐敬業傳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
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謀起兵乃開三府
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則天皇
后本紀光宅元年十月甲申右玉鈐衛大將軍梁郡公
李孝逸為揚州行軍大總管左金吾衛大將軍李知十
為副率兵三十萬以拒敬業魏元忠傳徐敬業舉兵詔
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孝逸按兵未敢前元忠曰公
以宗室將天下安危繫焉今軍不進萬一朝廷以他將
代公且何辭孝逸然之乃部分進討時敬業保下阿溪
弟敬猷屯淮陰咸謂先擊下阿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
守下阿利在一決苟有負大事去矣敬猷不知戰且其
兵寡易搖大軍臨之勢宜克吾今乘勝進破之必矣孝
逸乃引兵擊淮陰敬猷脫身遁遂進擊敬業平之徐敬
業傳前監屋尉魏思溫為軍師敬業問計於思溫對曰
公既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附者必
衆天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負江足以為固且王

氣尚在宜先并常潤以為霸基璋薛璋也綱目作薛仲璋章懷太子傳開耀元年徙賢已州武后得政詔左金吾將軍邱神勣檢衛賢第迫令自殺黃臺西謂此也徐敬業傳旬日兵十餘萬

馮小寶

馮小寶美姿容招來白馬寺髡為佛家童身騎御賜馬貂璫先後從往來千金邸出入合璧宮御史先避道駙馬下通宗南衙宰相側目久馮家美兒捧入手祖宗法有黑羅閣小髡不煽比丘婦

新書后妃傳薛懷義本馮氏名小寶偉岸滌毒佯狂洛陽市千金公主嬖之主上言小寶可入侍后召與私悅之欲掩迹得通籍出入使祝髮為浮屠拜白馬寺主詔與太平公主婿薛紹通昭穆紹父事之給厖馬中官為駙侍雖承嗣三思皆尊事惟謹御史馮思勗劾其姦懷義怨遇諸道命左右毆之幾死弗敢言蘓良嗣傳遇薛

懷義於朝懷義偃塞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
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街宰相往來毋犯之原註
太宗時有羅思黑善彈琵琶
太宗聞為給使使教官人

兄入甕

火山烘鐵甕紅請兄入甕中嗚呼鼯鼠捕狸鼠權竭蛛絲

羅螫蛛先滅甕中人嶺南別後來之人脯肝飲血

新書酷吏傳時有來子珣周興者皆萬年人天授中人
告子珣與印神勸謀反詔來俊臣鞠狀初興未被告
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
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
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勸而宥
興嶺表在道為讐人所殺又俊臣屢擿諸武諸武共
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人爭抉目撻
肝醢其肉頒史盡馬踐其骨無牙餘

宏霸死

郭宏霸武后時號四其御史嘗按李思徵不勝楚
毒死後屢見思徵為厲霸懼援刃自剗腹死時大
旱霸死即雨又洛陽橋成民稱三慶先知酷吏之
傷陰陽也甚矣烹宏羊天乃雨信有是理

洛橋成宏霸死旱即雨不用烹宏羊祭魃鬼嗚呼狼毒葛
驢駒櫛羅鉗吉網方自孽

新書酷吏傳郭宏霸天授中由革命舉得白見自陳往
討徐敬業臣營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
悅授左臺鑒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嘗按芳州刺史李
思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為厲命家人禳解俄見
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隔我今取汝宏霸懼援刃自
剗腹死頃為蛆腐是時大旱宏霸死而雨又洛陽橋久
壞至是成都人喜后問群臣外有佳事耶司勳郎中張
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宏霸死又王宏義與

來俊臣競慘刻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懼宏義輒詔曰我
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又王旭珪孫也每治獄囚皆逆服
製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檄犢子縣等以怖下又吉溫
與羅希奭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網公卿見者莫敢偶語

雨雪曲

祖穆天子黃竹詩陳後主與江總皆有是作今又

以刺武氏

天蒼蒼地茫茫二月五月雪滂滂雨我黃竹濕衣裳天子
不在黃竹鄉天蒼蒼地茫茫武璽兒高冠大履據皇堂唐
家臣子三月以為祥

穆天子傳天子遊黃臺之邱獵於苹澤有陰雨天子乃
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之
曰我徂黃竹負閼寒綱目唐中宗嗣聖十八年三月雨
雪蘓味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

月雪為瑞雪臘
月雷為瑞雷手

鸚鵡折翼詞

武氏嘗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以告狄仁傑仁傑喻
以鵠者武氏姓氏也兩翼為兩皇子非也兩翼折
者易之昌宗二雛梟首之狀也為作鸚鵡折翼詞
末語用胡氏史斷語墨賊不討三思不誅復修武
氏之政而五王受禍哀哉

有鳥曰鵠飛入我後宮惟家之索牝化雄食我鳳兮滅我
族養我鵠鵠賤我鵠叶皇天悔禍實生我五雄翦元雛梟
元凶嗟此二雛折爾兩翼夢以告之將死無所云胡折翅

又八條桑我弓不張惟我雄之傷

綱目太后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鸚鵡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又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二月以武三思為司空五月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二年秋七月敬暉桓範張柬之袁恕已崔元暉為武三思所殺

机上肉

机上肉復有腊毒洛州長史明目人已識宮中遺產祿机上肉復何為肉生兩翅桑中飛小窓呼來博雙陸夢中只愁鸚鵡知點籌郎無主決老翁彈指空流血黥面牝雞弄喉舌老翁在瀧八十餘一死幸逃紅血髀葛菜不得裂腹

胃竹槎不得完肌膚儋州公心業業楊衛尉髡長鬣

新書桓彥範傳誅二張將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昶曰
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歆廣
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為天子藉手季昶嘆曰吾無
死所矣上官婉兒辨慧善屬文上使專掌制命先通三
思遂引入宮通韋后張柬之傳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
一哀怨已傳流環州為周利貞所逼怨已素餌黃金至
是飲野葛數升不死抔土以食爪甲盡不能絕乃擊殺
之桓彥範傳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湜計遣周
利貞矯制殺之利貞至貴州逢彥範即縛曳竹槎上肉
盡杖殺之薛季昶傳五王失柄貶儋州司馬楊元琰傳
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
事浮屠暉聞尚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鬣似胡云元琰曰
功成不退悞亡暉等死
獨元琰全再遷衛尉卿

點壽郎

桑條韋新下惟折翎鸚鵡遶桑飛點面雛兒瘦比翼陸博

象床縱歡劇點籌郎偶在側血指老人髻成戟郎君郎君
胡不天忍使牝雞啼爾前苞桑不計死將誰憐嗚呼錦裯
子宮娥眉洗兒又散黃金錢

新書后妃傳中宗庶人韋氏嗣聖初立為皇后帝幽廢
與后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至是與三思引御床博戲
帝從旁點籌不為忤又上官昭容名婉兒嘗忤旨當誅
帝惜其才止點而不殺也綱目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
武不聽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又安祿山生日召入
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襦襦裏之使宮人以絲與舁之
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
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

桑條韋

按史伽葉志忠曰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
韋於是上桑條歌十二首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

蠶則奏之余惜后晚年遵武后遺轍遂陷逆婦為
賦桑條韋補詩刺云

桑條韋着輦衣開繭館繅蠶絲順陰配陽正坤儀胡為乎
牝乘雄黥面牝雞飛金籠小鸚折翅栖桑中天子不敢令
墨敕行斜封執法不敢言宮苑奪農功隆靈池相王府雲
氣成龍亦成虎手提三尺正三綱一夜天星落紅雨桑條
韋枝已折葉已稀上陽不可宅飛騎不可歸天戈取血不
斃鼓洒祭定陵陵上土通化門前衰布奴太白竿頭畫眉
女

新書后妃傳禁中謬傳有五色雲起后衣笥太史迦葉
志忠表上桑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天

下歌桃李太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
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條韋蓋
后妃之德專蠶桑共宗廟事也乃賜志忠第一區綵七
百段輩衣后衣也黥面牝雞謂上官昭容也綱目安樂
長寧公主上官婉兒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勅除
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又武后之世長安城
東民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
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上
幸池宴侍臣以厭之睿宗本紀景雲元年六月庚子臨
淄王隆基率萬騎兵入北軍討亂誅韋氏綱目臨淄王
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睿宗
本紀景雲元年十一月葬孝和皇帝於定陵原注宗楚
客衣斬袞乘青驢逃出通化門門老斬
之引圖讖使韋氏草唐命者此人也

安樂公主畫眉歌

銅鼓二鼓星如雪帳底春雲夢初熟羽林千騎開殺聲畫
眉畫眉天未明結龍蟠飛鸞舞鏡中人皇太女畫眉不鑒

長髮尼畫眉畫眉將何為墨書未罷斜封旨血浸三郎三尺水

新書安樂公主傳下嫁武崇訓帝復位請為皇太女屠
販納營售官降墨敕斜封授之崇訓死主素與武延秀
亂即嫁之臨淄王誅庶人主方覽鏡作眉闌亂走至右
延明門兵及斬其首元宗本紀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
傳信記天寶初上遊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賀幸
溫泉詞曰遮莫你古時五帝豈如我今日三郎

喬家妾

石家有綠珠喬家有碧玉顏色上春花節搽冬貞木金谷
樓鸚鵡井一隻白壁沉倒影

通鑑右司郎中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借以教
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以寄之碧玉赴井水死
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詎酷吏羅告
族之按碧玉新書外戚傳作竇娘

伴食相

懷慎與姚崇同相崇應變成務精於吏事賢而有才者也上見朝臣奉事稱旨者輒曰此必姚崇之謀否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崇之賢而才可知矣懷慎事皆推崇復何為時人以伴食譏之余謂伴食未可譏也因擬賢狀為賦伴食相詩庶不使與陳希烈徒唯諾於李林甫者比也

伴食相未可譏姚相國賢無私紫微堂中決萬機我宜從之復何為御史法無中沮將軍功無濫予公皆奏之特不許身卿相妻子飢老蒼鬻身作喪資亡身自代薦臣璟但

願國有今周伊臣有戒語璟已知伴食相吾何譏豈比偃

月老方士一唯一諾如妾婢叶平聲

新書盧懷慎傳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訊為伴食宰相姚崇傳會懷慎卒崇病疴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又崇封梁國公遷紫微令盧懷慎傳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為申列詔紫微黃門覆寔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由是獄決網目郭虔瓘奏奴八人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懷慎曰虔瓘恃功侮法不可許也上從之又盧懷慎卒家無餘畜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盧懷慎傳懷慎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嘆之懷慎雖貴而妻子猶寒飢屬疾宋璟盧從愿侯之見敵箚卑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口宴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楮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李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恤人乘間而退矣公弟志之茲臣傳林甫有堂如偃月每欲排構大臣即君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

胡眼大

一作大腹兒

胡眼大唐家小中書相麻無用草三千驍銳授告身四十
監坊并牧考賜恩甲第花萼傍五家錦隊東西坊柳城胡
有天子相寶檀床厭入聲金雞障宮中洗兒報大家花棚十
幅裁宮紗小娥愁絕大娘笑綠輿壓碎金蝦蟇旄頭落光
龍尾道范陽歸着龍章襖腹刀只懼李哥奴雄狐小兒真
小草大腹兒君不疑赤心素與君相知射生騎西南飛二
十四州盡蜂蟻三十六將無熊羆潼關覆河東虜小龍北
行老驃入蜀將軍合用李豬兒砮爾百斤之大腹

綱目天寶十載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勅令但窮壯
麋不限財力曰胡眼大勿令笑我又天寶十三載上欲

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垧草制楊國忠曰祿
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上乃以祿山為僕
射又安祿山奏所部將士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
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又祿山求
兼領羣牧總監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
之又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架若
雲錦又上嘗宴勤政樓獨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
置榻使坐其前新書逆臣傳祿山於計天下可取逆謀日
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又祿山之還帝
御望春亭以餞斥御服賜之新書奸臣傳哥奴林甫小
字也綱目祿山以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
為相視之蔑如也逆臣傳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
大答曰惟赤心耳又賊遣高邈減均以射生騎二十馳
入太原顏真卿傳元宗始聞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
一義士耶三十六將無熊羆謂募兵皆白徒無用之人
也逆臣傳李猪兒者本降豎幼事祿山嚴莊慶緒與定
謀至德二載正月朔祿山朝群臣創甚罷是夜莊慶緒
持兵扈門猪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腸潰於床即死

五王毬歌

天河洗玉通銀浦雲氣成龍或成虎金絲剪斷黃臺瓜萼
綠五枝生五花讓皇不在荆蠻俗李家兄弟真骨月醉歸
何處戲毬場黃衣天人是三郎十幅大衾驚裂續西風夜
入金雞障五馬一龍龍化猪大繡兒在黃金輿青驃萬里
蠶叢路雄狐尚復將雌去涼州曲破可奈何至今玉笛憶

寧哥

新書宗室傳睿宗六子肅明皇后生憲宮人柳生撫昭
成皇后生元宗皇帝崔孺人生範王德妃生業後宮生
隆悌讓皇帝憲唐隆元年進封宗睿宗將建東宮久不
定憲曰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因固辭遂
許之明年二十九薨初帝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
五王子宅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元宗為太
子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
後盡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

坊申岐二王居安慶坊環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
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
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其第賦
詩燕喜賜金帛侑歡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縱飲
擊毬聞難馳鷹犬為樂如是歲月不絕憲慶年六十三
帝以憲實推天下有萬世之行非大歸不稱乃追謚讓
皇帝撫王申範王岐業王祥建寧王儁李泌曰陛下嘗
聞黃臺瓜乎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睿宗最幼
長曰宏為太子后方圖臨朝鵠殺之而立次子賢賢乃
作樂章以悟上及后其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摘絕抱蔓歸賢
終為后斥死黔中祿山事迹夜卧化為異豬而龍首左
右遽言之明皇曰此豬龍也莫能為者縮音崩來小兒
衣即襁褓也讓皇帝傳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
觀之憲曰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臣恐一日有播遷之
禍及安史亂世乃思憲知音云張祐詩梨花院靜無人
見問把寧王王笛吹西陽
雜俎帝呼寧王為寧哥

一足夔

封常清高仙芝之客也細瘦顴目一足偏短性剛
果耐勞苦出軍賞罰分明祿山反帝引見策云云
天子壯之以爲范陽節度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
井傭保寇至不能禦西奔語高仙芝急守潼關賊
攻關不得入始清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事上書
皆不報至渭南有詔赴潼關斬於軍仙芝亦以棄
陝守關被誅元宗爲失刑矣卒使叛將得藉口執
翰以降賊元宗朦瞽之咎至於二將奚咎

一足夔平生偏識高仙芝求食不見納窮如飢鳥飛達奚
露布誰屬筆倚馬一揮天下奇乳母小狐假虎威一足夔

殺之如襁兒府君勇且驍漢家霍嫖姚銳兵深入坦駒嶺
再渡娑夷之水飛騰橋虜俘既獲小勃律捷書夜到皇唐
朝萬里奇功有如此陌刀之將何足擬一足夔本奇士何
如論事塞斟耳朝出兵暮賜死

新書封常清傳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嘗出軍奏僂從
三十餘人常清慨然投牒請豫常清素瘠又脚跛仙芝
陋其貌不納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勒故無嫌自
前公何見拒深乎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公其念之仙芝
不得已竄名僂中又常清才而果胸無疑事又常清性
勤儉耐勞苦出軍乘騾私既裁二馬賞罰分明又天寶
末入朝而安祿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見帝
憂因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順逆勢有
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曰
取逆胡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明日以常清為范陽節
度副大使乘驛走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
庸保乃卸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大軍至常清不能

禦西奔陝語高仙芝曰賊銳甚難與爭鋒潼關無兵一
夫奔突則京師危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又始常清
敗徑入關欲見上陳討賊事至渭南有詔赴潼關常清
為表以謝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
臣死後望陛下無輕此賊至是臨刑人多哀之又贊曰
元宗為左右蒙替卒使叛將得藉口執翰以降賊嗚呼
彼二將奚誅焉又靈警使仙芝以二千騎追躡達奚行
遠人馬疲禽獸畧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提布具記井泉
次舍克賊形勢謀畧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
出乃大駭即用之軍還靈營迎勞判官劉眺獨孤峻爭
問向提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儻封常清
也眺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又仙芝委家
事於郎將鄭德詮見常清始貴易之走馬突常清駟士
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轅閉因離席曰吾起
細微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即將安得無禮因叱曰湏
暫假郎將死以肅吾軍因杖死仙芝妻及乳母哭門外
救請不能得遽以狀白仙芝仙芝驚及見常清憚其公
不敢讓常清亦不謝高仙芝傳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
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詔仙芝以步
騎一萬出討過坦駒嶺嶺峻絕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

險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衣阿弩越胡服來迎既至士不肯下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娑夷橋矣仙芝即陽喜令士盡下娑夷河弱水也小勃律城中大酋領皆吐蕃心腹仙芝悉斬之王及妻出降因平其國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附仙芝遣判官王庭芬奏授京師李嗣業傳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將高仙芝傳達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其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股盜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

陳濤斜

瑄唐之腐儒耳好譚論釋老性復簡誕雖未至於王衍誤世亦去行為不遠耳故賀蘭進明以行目之杜甫亦稱瑄為醇儒得大臣體至悲陳濤斜之詩不掩其罪此甫為詩史也予補其猶有未至者

以瑄有好名之累任人之失也

房次律坐談客讀書未讀孫吳策自言可敵曳落河馬牛
盡喪陳濤澤君不見范陽節度一足雄募兵六萬嬰賊鋒
一戰不利斬軍中而况大言不知變執法春秋習車戰可
憐帳下兩鼠妖大燕王稱北面

新書房琯傳字次律又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
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琯除正大
天何為攝耶進明銜之因曰陛下知晉亂乎惟以尚虛
名任王衍為宰相基祖浮華不事天下事故至於敗方
唐中興當用實才而琯性疎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陛
下待之厚然孰肯為陛下用乎又琯請自將平賊分三
軍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奉天入瑄身中軍先鋒十月庚
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身中軍先鋒十月庚
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癸卯率
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怒皆降賊初瑄用春秋時戰法

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脾栗
賊投蜀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
千不能軍瑄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使裒夷
散復圖進取瑄雅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然用兵本非所
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瑄每語曰彼
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瑄喪師而眷任未
衰又瑄有遠器好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
切時事天下多故急於謀畧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瑄
為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撓敗
故功名隳損云綱目集覽初安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
者八千餘人蹄曰曳落河
胡語曳落河華言壯士也

樓
湜又持校